

金陵河象一条银白色的绸带，舞过九曲十八弯，在陇山与秦岭的衔手处汇入渭水。

河心那块地 (散文)

李顺行

金渭交汇处的金陵桥象一把梳子似的，日日夜夜梳理着泥沙，在桥墩边形成了仿榧形小岛。水流量日趋减少的金陵河，温顺地在这里被小岛挤在一边，紧紧贴着河岸悄悄地流淌着。于是，桥下游一方的河心便裸露出一大片滩地来。

忽然有一天，河心里荒草被割得干干净净；又有一天，地被翻得平平展展；不久又变成了排列整齐的畦子田。

春天来了，菠菜、油白菜、韭菜、小葱，争先恐后地在那里吐嫩展绿。水灵灵绿茵茵，远远望去，一片清翠欲滴。夏秋之交，绿得发青的菜地里，透着红的关中椒，紫的长茄子，青的大萝卜，白的甘兰，又红又黄的西红柿，异彩纷呈，满目生辉。

种菜的是一位老者，整日头上扣个

大草帽。一年四季在那块地里不停歇地干。

金陵桥的来往行人，凡是看到过那块菜地的人，没有不佩服种菜人的精神和技术的。

不知是谁发现了个秘密：“那种菜人原来是咱厂的离休干部。”

这一发现使工厂开了锅：“他会种菜？”

“会，那年他讲革命传统时，说他在延安给咱自己的军队种了几年菜呢。”

“菜价这么高，他可把钱省老了。”

“他不光自己吃，还卖呢！”

“我们咋没见过？”

“他可鬼了，偷着拉到十里铺市场上去卖大价钱！唉，如今谁见钱不爱！”

“那有啥！他是凭苦力挣钱呢，总比以权谋私要好得多！”

一日，“老有所为”评奖会上，厂领导宣读了十里铺残疾人学校的一封信感谢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1981年至今，你们厂离休干部某某无偿为我厂提供各种鲜菜某某万斤，价值某某万元人民币。”

阳光灿烂也罢，阴云密布也罢，他依然精心编织着河心那块地。精心编织着他的晚年。

门市，挂满各色新潮时装，三、五米可遇唱着“信天游”的饭馆，坐有三、两谈笑的酒友。所有闹静适中，比白天多几分迷离，比子夜少许多清冷。带不少乡村的淡泊，夹些许都市的喧嚣……哦，酷暑太热，严冬过冷，人多烦躁，这不热、不冷、不寂、不躁，朦胧又明朗，清晰又迷蒙的幽幽夏夜，不是再好也没有的人间仙境吗？月光下，穿城而过的河水闪烁着光点，隐约可见趁凉洗衣的婆姨女子们。若是凑巧了，在那接通两岸居民的古老石桥上，也许会遇着啾啾前行，白孝长列，柴火撒路的送灵队伍，那场面虽有点色冷，可丝毫不影响整个城夏夜的温和，反更逗起人遥遥的遐想，深远的思索……人，有生就有死，无须躲避什么，忌讳什么，就这样顺其自然遇上什么看什么，走到哪搭儿瞧哪搭儿，自在自在，随随便便地溜达吧，这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呵愿幽幽夏夜常留世间永驻人们心田……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叶广岑

拆书皮 (散文)

王宪伶

我有包书的嗜好。凡有新书到手，不论精装平装、大小薄厚，一律包上一层甚至两层结实美观的封皮。十几年过去，成绩斐然，书架上几乎没有有漏网之鱼。包书是一种乐趣，那感觉就象是给新生儿穿衣服。每包完一本，总要抚摸良久，心里生出一点类似父亲对儿女的那种温情。

光阴流逝，书日渐增多，书架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晚上坐在书房里，面对着那些挤得竟无过光之隙的书，忽然生出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包这些书呢？我爱这些书，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爱所以要读，因为要读所以不忍见其污损，所以要加封皮。可问题在于，书只有经常不断地翻阅才有可能被污损。若是一买回来就塞进书架极少问津，那就没有加封皮的必要了。我的大部分书不幸属于极少问津之

列，给这些书包皮实属多余。我是极少有可能的把她们都读完，更不要说把她们都读烂了。

我不喜欢藏书。从来只为实用而不为收藏买书。什么书不管再好，与己无用即视为多余。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清理一下书架，把我认为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书淘汰掉，即使这些书本身有很高价值也在所不惜。十年前我曾托人东跑西颠地买过一大批文革后首次再版的当代文学名著，当时爱不释手，以后就送入或者当废纸卖掉了，原因就是她们对我已经无用。我也没有不管自己研究不研究，只要是门学问就买它几本来填充书架的雅好。我挣钱不多，除了专业必备的文史书籍不得不买一点之外，其它门类的书就不想为她们勒裤带剔牙缝了。和众多饱学之士相比，我的书少得可怜，不过几百本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能读完她们。不是我不想读完，而是没时间读完。

这样一想再看书架，满眼的封皮顿成了一种讽刺，好象每本包起来的书都在愁肠百结地哀叹她们的寂寞与不幸。出于对书的愧疚和对自我的不满，我决定把所有书的封皮全拆掉。我把自己关在幽静的书房里，默默地做这件让人惆怅的事。书都



书法 胡义明

包得精美雅致，上面印着我的爱恋和手温，几乎每本都能使我回忆起当初包她时的情景。几个小时以后，全都拆完了。裸露出本来面目的书陡然变得陌生，我看着她们觉得若有所失。她们现在只是书，而不是我的书，把她们摆在谁的书架上都是一样的。拆下来的书皮是那样多，以至在脚旁的地板上堆成了一座蓬蓬松松的小山，从那上面飘起一缕淡淡的温馨。

我以后可能还会包书的，不过那必须是为读而包，包一本就认真读一本。既使是不包书了也没关系。读书比包书更重要。如果一本书被读得稀烂，那不是她的死亡而是她的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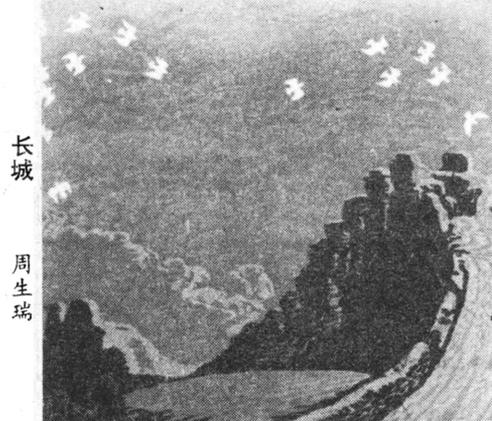
幽境 (散文)

林荫

世上没有仙境，幽处还是可见的……

夏日暮至，群山围裹的陕北绥德城，便是在好不过的消暑佳地了。烈热已退，余温犹存，夜风如溢荡在空中的无形流液，香馥馥，凉丝丝，涌入肺腑，泡浸肌肤，你就浑身不使一点劲，放松到最大限度地去溜达吧！悠悠遥遥地飘来

各种方言叫卖声：黑粉——油旋——羊——杂碎——迷迷蒙蒙漫过多样纳凉散步人：母女牵手，爷孙戏逗，情侣相依。更多的是婷婷婀娜的艳装少女，如天女信手撒下的花絮，比村姑多几分妩媚，比洋妞少许多做作；大大咧咧的英俊少年，似银河抛落的星子，带着山里的纯厚，直爽，夹着闹市的豪放浪漫。巷口坐有品茶说古的老者，街旁聚着路遇叙旧的相识。隔几步就有闪着彩灯的



给屈原塑像

贾文涛

楚国土地上。我们匆忙动手塑像
汨罗江水便如期漫上你的额头
悲哀的额头
如一只破碎的瓷碗
那么多瓷片 那么多忧患意识在闪闪发光

你一直以一种姿势令我们默默理解着历史与死亡
令我们用不厌其烦的
双手抚摸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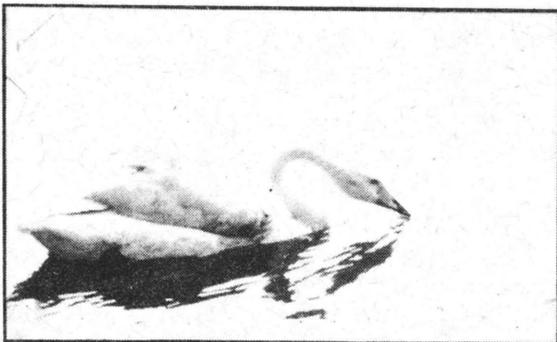
雨打在你的背脊上
雨打湿你的诗行
而兰芷在你的目光中骄傲地成长

我们匆忙动手塑像
用楚国铁匠锻打的利刃

塑你筋骨 身影
永远穿行在端午节的
风中

我们匆忙动手塑像
突然 你一阵痉挛
楚国便苍白如贫血病

面临着死亡
而那些上官大夫们
站在最显赫的地方
(以后的日子里



寻觅 杨志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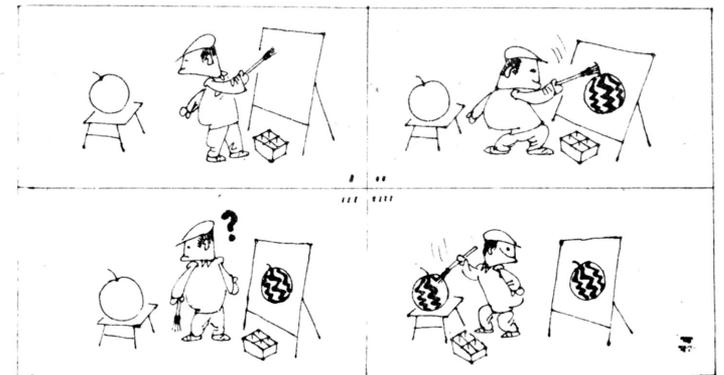
静夜

黄文庆

静从古老的瓦檐
滴落下来
我在一个时辰里出了远门
自一棵树走向另一棵树
没人迹的地方，干净得
叫人不敢遗忘一个小小的
声音
一片叶又一片叶上的露
水
打湿衣服，我知道已走
入多深的夜，多深的宁静

起起楞楞。一扑楞
起一阵风，刮
起一群褐色的
精灵。

每当吃饭时分，人们总拿着食物逗逗它们。它们也通人性地围着人上下翻飞。
架、屋檐。飞去的鸟群回归了，唧唧喳喳，厂区又成了鸟的乐园。



厂区飞来一群鸟

月白

太阳还未挣出地平线，轻轻地，厂区刮起一阵风，「扑楞楞」，飞起一群褐色的生灵。「咕咕」，「嘎嘎」……那优美的晨曲，是一樽醇香醇香的醪酒啊！然而，几何时，人们突然兴起了打鸟风，弹弓打，汽枪射，张网捕……一次，我们一伙青工「设计」把一群鸟诱进空旷的车间，开展了一场「人鸟大战」。鸟过之处，一片呐喊，吼叫和敲打。鸟儿稍一停栖，长杆，箭立即捅来。鸟儿飞着一头栽下来，人走过去，它们动也不动，微闭着双眼，张开嘴巴，舌头长长的，活活累死在那里。
可怜的小生灵，树不敢落，巢不敢栖，只好挤在屋檐下，低低泣诉。夜深了，人们拿着电筒，搬着梯子，捉着毛茸茸的麻雀，一只，两只……那凄凄的悲啼划破夜空，却丝毫不使人们动情。
那年夏天，好热好热。我走进一片小树林。身林中，却无荫可遮。啊！那蔚然深秀的绿呢？亭亭如伞的浓荫呢？绵绵如毯的草呢？偌大的林子，没有鸟鸣，一片死寂，枯卷的树叶里「吊死鬼」的长绳飘飘荡荡，蚊虫嗡嗡叫着扑面而来，一阵风，荡起灰蒙蒙的尘土。
当人们挣脱恶梦，正视现实的时候，会以百倍的努力医治环境和自己心灵的创伤。
如今，这里又是花团锦簇，桃梨相映，万紫千红了。杏花探头探脑，把憋不住的喜讯送到车间。一行行秀逸的垂柳，一排排挺拔的云杉，一棵棵骄傲的白杨，一株株伞样的法桐，交织成林荫道，交织着毛纺工人对自然环境与生活的爱情。人工鸟巢就搭在树枝、屋檐、屋檐。飞去的鸟群回归了，唧唧喳喳，厂区又成了鸟的乐园。